

魏書六

三國志六

董二袁劉傳第六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爲穎川綸氏尉有三

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卽卓卓弟昱字叔穎

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于野而

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

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爲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

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爲從事使領兵騎討捕

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
袁隗辟爲掾

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卓有才武膂力
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
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
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戍已校尉免徵拜并
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爲中
郎將西拒遂于望垣硤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

乏絕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爲池使水渟
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
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
眾而還屯住扶風拜前將軍封釐鄉侯徵爲并州牧
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爲少府勅以營吏士屬
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
未滅此臣奮發効命之秋吏士踴躍戀恩念報各
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卽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
盡心慰卹効力行陳六年以卓爲并州牧又勅以
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

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爲國家奮一旦之命
乞將之州効力邊陲卓再違詔勅會爲何進所召
靈帝崩少帝卽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
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
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
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
卽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

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兄也進本
屠家子父曰真真死後進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
有寵光和三年立爲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

黃巾起拜進大將軍 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
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
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竝據州郡一書出門便
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
使怨氣上蒸妖賊蠱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
飢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
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
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于養肉及溺
呼船悔之無及

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其眾迎帝于

北芒還宮

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爲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旣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畱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闇暝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于北芒阪下 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眾迎帝 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

遂俱入城 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畱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 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畱王上至雜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畱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雜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邪又趨陳畱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 英雄記

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爲進眾所殺

英雄記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
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通
一本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
與卓弟粲共攻殺苗于朱爵闕下

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
原并其眾故京都兵權唯在卓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
少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

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
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
曰卓擁疆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
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
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
鉞虎賁遂廢帝爲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靈
帝少子陳留王是爲獻帝

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于朝堂議曰大者天
地次者君臣所以爲治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

廟爲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畱王何如
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之桐
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
上富于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
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
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
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
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爲善今太后宜如
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畱王仁孝宜卽尊皇尊皇一本
帝作皇祚 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

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
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旣
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汚宗廟皇太后教無母
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眾論惑焉三綱之道
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畱王協聖德偉
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
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
聞宜承洪業爲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爲弘
農王皇太后還政尙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尙書
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

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爲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
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
衣而已

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又封卓母爲
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旣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
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
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

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
解劍立搗殺之京師震動發何苗棺出其尸枝解

節棄于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尸于苑枳
落中不復收斂

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
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
轆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
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爲婢妾至于姦亂宮人公
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尙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
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伉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
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爲毖瓊等
通情賣已皆斬之

英雄記曰苾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
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爲郡門下
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督郵
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
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更乞
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爲東曹
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僚震
慄孚著小鎧于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
之語闕辭去卓送至閣中孚因出刀刺之卓多力
退卻不中卽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

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
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于市朝
以謝天下遂殺孚 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
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知孚爲瓊之別名爲
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河南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
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眾從小平北渡繞繫
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
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
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

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而海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糜沸蟻聚爲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彊敢有動者以我彊兵蹶之可使詣滄海彪曰海內動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爲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來欲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

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彪道徑也顧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 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讖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

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
捐宮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涕蟻
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
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崑
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
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塼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
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大
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
大事楊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卽日令司隸奏
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卽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西

百里又自將兵燒南北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
掃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
而死者不可勝計 獻帝記曰卓獲山東兵以豬
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
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熹殺之卓所愛胡恃寵放縱
爲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尙不欲
令人呵之而况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搗殺之

卓至西京爲太師號曰尙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
轡時人號曰竿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

獻帝記曰卓旣爲太師

復欲稱尙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尙父今公之功德誠爲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又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爲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卓弟粲爲左將軍封鄴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尙未笄封爲涓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

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爲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爲使者授印綬

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爲禮招呼三臺尙書以下自詣卓府啟事

山陽公載記曰初卓爲前將軍皇甫嵩爲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卓徵爲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爲太師嵩爲御史中丞拜于車下卓問嵩義眞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乎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

公俱爲鴻鵠不意今日變爲鳳皇耳卓笑曰卿早服今日可不拜也 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

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爲三十年儲

英雄記曰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

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于橫門外橫音光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

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爲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

傅子曰靈帝時勝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熲音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顯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况于劉翬唐珍張顥之黨乎 風俗通曰司隸劉翬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 續漢書曰唐珍中常

侍唐衡弟張顥中常侍張奉弟

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冤死

悉椎破銅人鐘虡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鑪于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尙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

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

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艸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又有道士書布爲呂字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旣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昱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爲其羣下

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卽斬
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于郿者斂聚董氏
尸于其側而焚之暴卓尸于市卓素肥膏流浸地
艸爲之丹守尸束暝以爲大炷置卓臍中以爲燈
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
以一棺棺之葬于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
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
數

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

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

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祐人
神所同疾君爲王臣世受漢恩國主危難曾不倒
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謝允
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
常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
黥首爲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
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方今國
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
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 臣松之以爲蔡邕
雖爲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爲天

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于斯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爲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內省不疚者矣旣無懼于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 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爲太尉辟爲掾以高第爲侍御史治書

三日中遂至尙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畱拜侍中至長安爲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爲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

初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畱潁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魏書曰輔恇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鐵一本作鐵鑕致其旁欲以自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

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
外謀內之卦也卽時殺越 獻帝記云筮人常爲
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

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爲皆叛乃取
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
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
敗眾無所依欲各散歸旣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
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爲用賈詡策遂將其眾而西
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十餘萬

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
才楊整修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
及李傕之叛允乃呼文才整修使東解釋之不假
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爲邪卿往呼之於
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
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
悉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于市

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曰公可
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
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爲也努力

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爲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
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
騎校尉王頌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
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催等于城門下拜伏地叩頭
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爲
乎催等曰董卓忠于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
等爲卓報讐弗敢爲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
窮逼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
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
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

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豫州刺史
辟荀爽孔融爲從事遷河南尹尙書令及爲司徒
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下皆
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 華嶠曰夫士以
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
伺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
皆主于忠義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不義
伺間不爲狙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于正也

葬卓于郿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催
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爲後將軍

美陽侯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擅朝政

英雄記曰催北地人汜張掖人一名多

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馬騰等降
率眾詣長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
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
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爲內應以誅催等騰引兵至
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
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尙數十萬戶催等放
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飢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獻帝記曰是時新遷都宮人多亡衣服帝欲發御

府繒以與之李催弗欲曰宮中有衣胡爲復作邪
詔賣廐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
所賣廐馬直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
催曰我邸閣儲侍少乃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上
意不可拒催不從之

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眾

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
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
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與
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卻

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催兄子利隨稠利還告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催以是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催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汜與催轉相疑戰鬪長安中

典略曰催數設酒請汜或畱汜止宿汜妻懼催與汜婢妾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倘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復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

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催質天子於營燒宮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

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告催者催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催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飢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

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舖上飯何用
米爲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
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催邊鄙之人習于夷風今又
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
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
之初催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催以司徒趙溫不
與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催欲移乘輿與催書曰
公前託爲董公報讐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
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
之讐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

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
欲輔乘輿于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曷一
過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
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催大
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
止帝聞溫與催書問侍中常洽曰催弗知臧否溫
言太切可爲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催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

華嶠漢書曰汜饗公卿議欲攻催楊彪曰羣臣共
鬪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

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乃歸之
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獻帝起居注曰催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
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
無所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
牛羊祠之訖過省閣問起居求入見催帶三刀手
復與鞭合持一刃侍中侍郎見催帶仗皆惶恐亦
帶劔持刀先入在帝側催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
明帝爲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催喜
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

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劔在帝邊謂人言

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楨

一本作楨

催州里素與催通語催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

爾此國家故事催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

酈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催汜酈先詣汜

汜受詔命詣催催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

年三輔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

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爲涼州人觀吾方略士

眾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

利郭多李催有膽自知之酈答曰昔有窮后羿恃

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于斃近董公之強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爲內主外有董昱承璜以爲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縣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爲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催不納酈言而呵之令出酈出詣省門白催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爲催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

謂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爲太尉李將軍力也酈答曰胡敬才卿爲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酈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爲李催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酈答語切恐催聞之便勅遣酈酈裁出營門催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酈忠直縱令去還答催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催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催自以爲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

三國志 魏書
三
催將楊奉與催軍吏宋果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叛
催催眾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
新豐霸陵間

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
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
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
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
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眾咸呼萬
歲

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郿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

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催汜悔遣
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
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催汜大戰奉兵
敗催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

獻帝記曰時尚書令士孫瑞爲亂兵所害 三輔
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爲學門瑞少傳家
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旣誅遷大司農爲
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嵩
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爲公皆辭拜
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萌字

文始亦有才學與王粲善臨當就國粲作詩以贈
萌萌有答在粲集中

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
陽止人家屋中

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
曰臣弘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
從也劉艾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
覆况今無師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
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
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

手持十匹絹乃取德絹連續爲輦行軍校尉尙弘
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舩其餘不得渡者
甚眾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
刃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
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爲征東才爲征西樂征
北將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
還所略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是時蝗蟲
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

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爲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尙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閤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爲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

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邱牆間州郡各擁兵自爲莫有至者飢窮稍甚

尙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飢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爲劉備所殺

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爲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

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催夷三族

典略曰催頭至有詔高縣

汜爲其將五習所襲死于郟濟飢餓至南陽寇略爲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眾才樂畱河東才爲怨家所

殺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爲衛尉子
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
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爲其將所殺超據漢陽
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
後奔劉備死于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
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爲楚
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
安遂爲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京弟

敞爲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
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爲公 魏書曰
自安以下皆博愛容眾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
賢愚皆得所欲爲天下所歸紹卽逢之庶子術異
母兄也出後成爲子 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
有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
言無不從故京師爲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
焉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

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爲郎弱冠

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
家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
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
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爲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
侍趙忠謂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
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爲乎紹叔父隗聞之
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
命 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出後伯父成
如此記所書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
其文況于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

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
與紹謀誅諸閹官

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
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
天下爲海內除患進以爲然遂與紹結謀

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
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
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
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
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

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亂

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爲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爲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忝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竝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爲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

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爲不早決之事畱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遂敗

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瑱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畱王忝小平津紹旣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畱王是時紹叔父隗爲太傅紹僞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

不應橫刀長揖而去

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沖闇非萬機

一本之主陳畱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

作乘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沖未有不善宣聞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爲紹於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

與之諮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爲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爲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哮鬪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

紹旣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顛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

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邳鄉侯紹遂以勃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爲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英雄記曰逢紀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彊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

爲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其言而瓚果來

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畱高幹潁川荀諲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奈何諲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于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

冀州入于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恆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

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

下時紹尙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冀州印綬于黎陽與紹

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

沮音蒞

說紹曰將軍弱冠登

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

冀州之眾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眾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眾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于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卽表授爲監軍奮威將軍

獻帝記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爲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 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

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齋詔書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

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尙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廚 謝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匡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案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

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于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讐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二子而泣班遂死于獄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

不載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爲之報州郡蠶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

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腳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

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
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
紹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
餘人爲方陳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
從爲中堅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
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彊弩千張
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陳于後義久在涼州
曉習羌鬪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
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
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彊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陳斬

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
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
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皆復散
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
爲設備惟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
瓚部迸騎二千餘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
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却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
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可得活乎彊弩
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
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

數獲戎捷虜相告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簡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焉紹旣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與賓客諸將共會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眾數萬人聚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也有善心獨將部眾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邱乃還紹到

遂屯斥邱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

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

安所署冀州牧壺

一本作壺

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

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

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

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

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

于百里上拜奉帝命岐住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

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

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

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麴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殺之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獻帝傳曰沮授說紹云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

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

爲太尉轉爲大將軍封鄴侯

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大將軍讓于紹

紹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于易京并其眾

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衰盡袁爲黃胤宜順天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爲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 九州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

之望也夫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爲矣 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如此之文則立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 出長子譚爲青州沮授諫紹必爲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下思逐兔

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
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爲都督未爲刺
史後太祖拜爲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
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曜兵海隅是時百姓
無主欣戴之矣然信用羣小好受近言肆志奢淫
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姦佞小人也信以
爲腹心王脩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
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今草竊市井而外虜掠田
野別使兩將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
弱者多乃至於竄伏邱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

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
入一招命賢士不就不彊一本作趨棄軍期安居族黨
亦不能罪也

又以中子熙爲幽州甥高幹爲并州眾數十萬以審
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諲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
將率簡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

世語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謂
崔琰曰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眾由此推之
但冀州勝兵已如此況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大
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 獻帝傳曰紹將南

師沮授田豐諫曰師出历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彊眾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彊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且廟

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況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不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眾于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

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滔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

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臻

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闖遺醜本無令德僥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

三國志
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
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
虎文授以偏師獎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
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裂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
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
論不阿諂身被臬縣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
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
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唯
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
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眾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

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于兗土之民而有
造于操也後會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
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
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
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
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
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
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
盲國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
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

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

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苞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彊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路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

庭若舉炎火以熇飛蓬覆滄海而沃燦炭有何不
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
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執懼其篡逆之禍
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
也可不勛哉此陳琳之辭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于白馬沮授又諫紹良
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
破斬良

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
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

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兖州
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公孫眾實疲弊
而將驕主怵軍之破敗在此眾也揚雄有言六國
蚩蚩爲羸弱姬今之謂也

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
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

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
詳今宜畱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
設其有難眾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
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

恨之乃省其所部兵屬郭圖

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眾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于急戰北利在于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眾大懼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眾號曰霹靂車

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旛動而鼓說曰旛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

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于內爲長塹以拒之

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畱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眾降紹眾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眾僞降盡坑之

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

沮授不及紹渡爲人所執詣太祖

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太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

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

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眾械繫之紹軍旣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

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
遷侍御史闡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
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
匡救乃應紹命以爲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
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于
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
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致于是也紹謂
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
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
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

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
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尙未可知也 孫盛曰
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
臣尙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
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
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
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
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
也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于色而內多忌害皆此

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爲後而未顯

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愛尚數稱其才紹亦奇其貌欲以爲後未顯而紹死劉氏性酷妬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于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

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已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

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于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

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于尚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眾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

于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尙敗退入城守
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
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尙遂舉兵相攻譚敗
奔平原尙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乃還
救譚十月至黎陽

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
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
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
蠅飛於干旂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背
膺絕爲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

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
顯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棄親卽異机一本其
作拔

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
世之讎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
稱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
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
讐國豈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
遺同盟之恥哉冀州不弟之傲旣已然矣仁君當
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
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

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庫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
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尙書曰知變起辛
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
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
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
而定王業非疆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
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
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
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
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

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
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
計不亦善乎若畱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旆長驅
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
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勦力爲君之役哉此韓盧
東郭自困于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踴鶴望冀
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
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尙盡不從 漢晉春
秋載審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
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

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獻歆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紕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聖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

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疆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雁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爲賜謂爲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

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
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
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
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口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
鬚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于幽冥創痍號于艸棘
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
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
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
哀憤懣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
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

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
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
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難內實乞罪旣不見赦而
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陳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
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
親之仁旣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
困獸必鬪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
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已復
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
踵鶴立連結外讐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

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啟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于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典略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于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尙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尙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尙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爲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爲地道配亦于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爲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

三國志 魏書 卷六
半尙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尙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尙亦破走依曲漳爲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尙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尙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陳降眾大潰尙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

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爲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

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于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 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曄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于門中旣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 臣松之以爲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

方逃身于井此之難信誠爲易了不知資曄之徒竟爲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寔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爲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尙于中山尙歪故安從熙譚悉收其眾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

三國志
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
違命者斬眾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珩曰吾受
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
闕矣若乃北面于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
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
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
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畱其
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
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

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

于室以爲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

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尙熙與烏丸逆軍戰敗
歪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

典略曰尙爲人有勇力欲奪取康眾與熙謀曰今
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
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尙無以爲說於國家乃
先置其精勇于廐中然後請熙尙熙尙入康伏兵
出皆縛之坐于凍地尙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
里何席之爲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尙字顯
甫 吳書曰尙有弟名買與尙俱歪遼東曹瞞傳

云買尙兒子未詳

太祖高韓珩節屢辟不至卒于家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爲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爲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旣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

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爲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于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

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
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尙未厭復欲興之乃云
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
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
以信狗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
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
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
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讎況非君命乎懷
懷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

引軍入陳畱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眾奔
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雄記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爲揚州
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爲兵
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爲揚州瑀字公瑋下邳人瑀
旣領州而術敗于封邱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
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溫
不爲術所殺與本傳不同

以張勳橋蕤等爲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
以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
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畱不遣

三輔決錄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 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畱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

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

之勢矣誠英又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勦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尙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于耳骨肉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

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燭之符命遂僭號典略曰術以袁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土承火得應運之次又見讖文云代漢者當塗高也自以名字當之乃建號稱仲氏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荒侈滋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

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爲呂布所破後爲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于瀟山復爲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

魏書曰術歸帝號于紹曰漢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彊者兼之耳加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彊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救已滅乎紹陰然之 吳書曰術既爲雷薄等所拒畱住三日士眾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廚下尙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櫺牀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于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而死

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勲孫策破勲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耀拜郎中耀女又配於權子奮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

張璠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祗田林爲八交或謂之八顧 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晁字公孝爲八友 謝承漢書曰表受學于同郡王暢暢爲南陽太守行過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

之道是故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于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

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爲北軍中候靈帝崩代王叡爲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

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爲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爲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

宗賊甚盛而眾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眾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

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眾或卽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眾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爲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一作城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諫表表不聽

漢晉春秋曰表答羲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肯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

羲辭疾而退終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爲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于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一本羨叛表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湖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

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

并憚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
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旣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
士使棊母闔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

太祖與袁紹方相持于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
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從事中郎
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
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
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望夫見賢
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于將軍將軍不
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

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
爲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
長高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
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
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爲太祖說大怒欲
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傅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
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
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
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

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爲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

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

表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柳城劉備說表使龔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于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允爲之支黨乃出長子琦

爲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爲嗣琦與琮遂爲讎隙
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
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
江夏爲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
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退于戶外使
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諸君
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巽
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
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

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
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
劉備不足禦曹公平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
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平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
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

傅子曰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
尙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
帝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日龐統爲半英
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于諸
葛亮潛位至尙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

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亦別有傳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旣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卽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爲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

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爲妖言繫獄月餘忽于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卽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爲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爲荊州刺史

太祖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

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與秦爭衡荊州則其故地劉鎮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

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茂萬里之業忽三軍之眾篤中正之體敢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棄并州竇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賤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爲諫議大夫參同軍事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爲光祿勳

傅子曰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

平定境內表得以疆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荊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嵩大鴻臚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于鄜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

使到許事在前注荊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

義侍中

義章陵人

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頰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

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爲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旣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卽蚩尤智伯復見于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荊州平先始爲漢尚書後爲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爲儔及倉舒卒太祖心思不疑欲除之文帝諫

以爲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 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 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

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抑有以也

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爲桀紂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眾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寔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爲當但評旣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爲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纖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

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蹙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魏書六

三國志六

魏書七

三國志七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爲主簿大見親待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麤略有武勇善騎射爲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

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爲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布見信于原誘布令殺

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爲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爲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

詩曰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注拳力也

爲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爲內

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其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

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卻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

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

三國志 魏書 二
卓六月一日敗走時又無閏不及六旬

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術布自以殺卓爲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于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陳遂破燕軍而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爲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內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

爲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側僞使人于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與張楊合紹令眾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

英雄記曰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楊曰布卿州里也卿殺布於卿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汜催爵寵楊於是外許汜催內實保

護布汜催患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爲潁川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
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
第拜騎都尉遷陳畱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首舉
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紹旣爲盟
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邈太祖不聽
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
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
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
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

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爲紹擊己也心不自安興平元
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
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說邈曰今雄傑竝起天下分
崩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
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
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
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
初使宮將兵畱屯東郡遂以其眾東迎布爲兗州牧
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太祖引
軍還與布戰于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

三國志 魏書 四
歲旱蟲蝗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
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于鉅野布東奔劉備

英雄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
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
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于帳中坐婦牀
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
常外然之而內不說

邈從布畱超將家屬屯雍邱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
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爲其兵所殺

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
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
言于上席出則爲眾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
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
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皆禍將溢世莊周之稱
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
門當此之時求爲孤犢不可得也 按本傳邈詣
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

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遣備屯小沛布
自稱徐州刺史

英雄記曰布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

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
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讎恥使術
明目于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
兗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
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于遐邇其功二也術
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
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
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
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
驛復致若兵器戰具它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

大喜遂造下邳 典略曰元休名尙京兆人也尙
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爲三休尙獻
帝初爲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尙南
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尙爲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
諷之尙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尙逃還爲
術所害其後尙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
子嘉尙忠烈爲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
而日磾不與焉 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
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楊許耽夜遣司馬章誑
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

城中大亂不相信丹楊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
聞將軍來東大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
門丹楊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
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布于門上坐步騎放
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
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
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閣外同聲大呼攻閣閣
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
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
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

順卽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眾萌眾亂走天明還
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
臂順斫萌首牀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
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
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
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
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
故營領其眾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于布布諸將
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

三國志 魏書 七
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立德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于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君當解去不中可畱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脣以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

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爲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追還絕婚械送韓脣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卽聽登往并令奉章謝恩

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

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傳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登見太祖因陳布勇而無計輕于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眾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竝

顯重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爲動容
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
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飢則爲
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術怒與韓暹楊奉
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
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
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策之比之連雞勢不俱棲可
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
軍軍資所有悉許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勳大破敗
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二將軍拔大駕來東

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
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
功與二將軍俱爲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于
天下此時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卽迴計從布布進
軍去勳等營百步暹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首殺
傷墮水死者不可勝數 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
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
而還旣渡淮北畱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彊盛常言
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
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

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
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
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
揚兵淮上布騎皆于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
海蕭建爲瑯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
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
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
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
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
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

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二
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
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卽
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爲臧霸所襲
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
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服
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
布引還抄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
後復與布和

建安三年布復叛爲術遣高順攻劉備于沛破之太

祖遣夏侯惇救備爲順所敗太祖自征布至其城下
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以負罪深沮其
計

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
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
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于白門樓上謂軍士曰
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
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

布遣人求救于術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
不敢出

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于術術曰布不與
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
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
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
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
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
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
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跌將軍
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

三國志 魏書
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
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 魏
氏春秋曰陳宮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
軍以步騎出屯爲勢于外宮將餘眾閉守于內若
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爲救于
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
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
不過于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
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
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

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
塹圍之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憲魏續縛陳宮
將其眾降

九州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
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
馬還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
豬未飲食先持半豬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間
蒙將軍恩逐得所失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
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曰布禁酒卿
釀酒諸將共飲食作兄弟共謀殺布邪成大懼而

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是自疑會太祖圍下邳
成遂領眾降

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
曰縛太急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
明公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
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
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
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

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
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
默然 獻帝春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
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
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
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
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
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
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勅虜
也其眾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
復不聽如之何

於是縊殺布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

英雄記曰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鬪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陳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內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太祖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

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于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

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
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
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
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
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于初
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呂布有功加
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
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
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
爲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

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
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

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

一本作主

失所望君

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
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
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
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略少有扶世
濟民之志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
綜年二十五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

傷是時世荒民飢州牧陶謙表登爲典農校尉乃
巡土田之宜盡鑿漑之利秔稻豐積奉使到許太
祖以登爲廣陵太守令陰合眾以圖呂布登在廣
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羣萬有餘戶
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登
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爲軍先驅時
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
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懼于後累夜
將登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
軍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

遣軍攻登于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
今賊眾十倍于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
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
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
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爲邪
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
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
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
昧爽開南門引軍詣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
結陳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

皆棄船遊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
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
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
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
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
奔斬首萬級遷登爲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
德共拔郡隨登老弱襁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
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
君乎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
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

功拜登息肅爲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昱歷匈奴中郎將中
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

謝承後漢書曰昱有幹事才達于從政爲漢良吏
初從徐州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
遷揚州刺史丹楊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
三府舉能遷昱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
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
人物種數昱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
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

三國志 魏書 七
少風俗燥濕山川艸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
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
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身轉拜長水校尉終太
原太守

洪體貌魁梧有異于人舉孝廉爲郎時選三署郎以
補縣長瑯邪趙昱爲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
朗菑邱長洪卽邱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
洪爲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
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
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吏民殷富若

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
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畱見兄邈計事邈
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
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
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卽引見洪與語大異
之致之于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
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
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
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
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佃陳畱太守邈

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勦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

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

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眾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眾

九州春秋曰初平中焦和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爲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戰于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尙利戰士尙眾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羣神求用兵必利著筮常陳于前巫祝不去于側入見其清談干雲出則渾

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爲邱墟也

洪在州二年羣盜奔禿紹歎其能徙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于雍邱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眾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閭相思發于寤寐宰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

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卽奉答者旣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于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弃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遙村其心知其計定

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邁牖里之厄陳畱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于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何以効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啣血奉辭奔忝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

臣松之案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

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

三國志 卷之七
作一本計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
麾下不蒙虧除

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勲首共造兵勲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于勲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

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

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于伍員不當號哭于秦庭矣苟區區于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

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楊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于鉅野光武創

基兆于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與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于境外臧洪投命于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于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疆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于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

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啟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眾分歎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幃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雷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其勳力爲國除害何爲擁眾觀人屠滅惜

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徐眾三國評曰洪散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旣受其命義不應貳袁曹方睦夾輔王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邈超擅立布爲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救未爲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爲怨讎爲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

釁効死于超何必誓守窮城而無變通身死殄民
功名不立良可哀也

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
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
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
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
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
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
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
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于呂

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
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
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于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
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
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志不立惜哉